

羡慕你安定的阳台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  见信好。此刻窗外雨声绵延，夜极静，是我最喜欢的天气。往往这时心中有纷杂的感想，若不记下来，随后便忘了，因而想到给你写信。之前此地气氛尚紧张时，曾在信里说这是“非常时期”。而如今，这“非常时期”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：此地疫病似已平息，连日不见有新增病患，街市又逐渐恢复了生气。许多热闹的话题都自然消失，恐怕连本地人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不过放假久了，突然开始上班，心里很不情愿。因此不少学校索性打算秋天再开学，眼下这一学期就在线糊弄过去罢了。原以为天经地义的时节划分：开学、假期，就这样被打乱了秩序。我一向最怕与人接触，性情又懒惰，这闭户不出的几个月再逍遥不过。恐怕往后我的散漫会更心安理得。

  前日与你感叹女性学者的境遇，因为自己也常常感到不平。但你说得也对，不唯不同性别待遇有别，身处下位者总是遭受更多，人与人之间也是壁垒重重。近来有一位极温厚善良的师长去世，读了一些怀人文章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但些情绪若说出来，也显得可笑。有的人在外人看起来艰难又或不可理喻的环境里自得其乐、内心安宁，未必认为痛苦，更未必长怀委屈。他们劳动、思考，勤勉又温和地度过了一生，并不需要旁人居高临下地怜悯他们的“艰难”。如果真要记住他们，不如多买点他们写的书，多照顾一下他们的家人。那些虚无的名头算什么呢，到底不算什么。近年见了不少人的离去，也见了他们离去后、一些不甚厚道的追怀之作，更觉得寂寥。

石庄紫藤花

□张松军

  小镇的东边，几年前建有百米紫藤花架长廊，蜿蜒曲折的长廊，古色古香，很是好看。

  春末夏初，争奇斗艳的繁花热闹过后，春红凋谢。这时，盘根错节的藤蔓用积蓄了一冬的能量，喷紫吐绿，粉墨登场。短短几年的培植，花架边的藤蔓，虽没能将长廊全覆盖，蜿蜒的枝条却一直努力着向前攀缘。

  每天散步路过长廊，总会忍不住抬头看上几眼，褐色的藤蔓，蛛网密布，漫不经心，丝毫不与百花争艳。

  不几日，藤蔓上的绒虫越来越多。起初，从绒毛虫里钻出的是一串串淡紫的花蕾，形像豆花，似弯弯的月亮。两三天后，花蕾便伸展了羽翼，化成了翩跹的紫蝶。这时候再看见，紫藤架上的叶片更多更翠绿了，花已密集成一串串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远远望去，似翠绿的浪花中升腾起淡紫色的云霞，典雅清丽，微风过处，清香四溢。

  随着紫藤花越开越浓，一岭一岭紫色花瓣叮叮当当披垂下来，似风铃摇曳，似云锦可裁，似瀑布可掬，那么奔放那么激情。长廊下的游人越来越多，或驻足赏花，或仰头嗅香，或静坐养神。难怪李白曾有诗云：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，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

  紫藤花的飘逸，带给人享受；紫藤花的低垂，带给人回味；紫藤花的洒落，带给人感动。缀满紫色的藤，叠着紫色的梦，花幽幽的清香，将情绪释放。紫藤花盛开的季节，紫了一树，紫了一地，仿佛整个世界也会在这紫色之间悸动。

  其实，紫藤花与石庄渊源久远。在老石庄人清晰的记忆里，三里长街风鸣桥南堍30米，南大街与东大街交汇处，植有一棵树龄约

  这两三个月来，从未进过城，因为韩语班一直停课，城里许多店铺也都关门。亦不曾买书——家里积压的许多书都没有读完，因而竟存下一些钱。由奢入俭固然很难，但节俭若成了习惯，同样不容易改过来：世道萧索，穷人只能节俭度日。之前看日本有电视节目，讲述年轻女孩子省钱的故事。说二十多岁大学毕业的女生，虽然在大都市大公司做着光鲜的白领，却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。每天只炒豆芽、煮一小团米饭，穿最便宜的衣服，每月省下工资的大半存起来，十年后得了一千万日元(约六十多万元人民币)，终于可以开始做些投资。“千万美人”，节目给她们起了这样的名号。“谈恋爱浪费时间浪费钱，结婚也浪费钱，所以不如自己攒钱。才三十岁就有人生第一笔大钱，以后的日子就有些自由。”节目里的女生说。我非常佩服她们十年如一日、比禅僧修行更严苛的节俭大业。经济萧条、阶层固化的日本，赚钱途径有限，大多数人只能被公司剥削大半生。通过节俭积累财富虽然心酸，却也反映今日日本的实情。而有勇气和信心十年如一日地省钱，说明过去十年间社会没有特别巨大的变化，已属难得。

  今年阳台植物情况不好，碗莲土沤肥不彻底，似乎烧坏了莲根，现在还没有长出健康的立叶。大花栀子遭虫患，叶子落了大半，不知能不能活过来。只剩薄荷、大葱与小叶栀子还算精神。只是在这极狭窄的地方养一些最普通的植物，却也总感到负担，忧心自己漂泊的生涯不能照顾它们始终。羡慕你安定的阳台，那些美丽的月季可以长久开在你的窗前。

  500年(明朝正德初年)的紫藤树。当年东大街并不宽阔，街面不足5米，人们在南北对合的店铺屋檐上为紫藤架起木楞，紫藤树在木楞上蔓爬向东西延伸数十米远，从春天到深秋，茂盛的枝叶将这段街市全部遮蔽，成为天然的卷棚。所以，石庄人尊称它为“活卷棚”。

  方圆百里，石庄的“活卷棚”名闻遐迩。每年春末夏初，一串串紫藤花从棚架垂下，遮天蔽日，清香扑鼻。六月酷暑，烈日当头，“活卷棚”下总是凉风习习。当年泰兴、靖江的信众徒步去狼山敬香，必经石庄，总会在“活卷棚”下歇脚纳凉，往来石庄的商贸游客也会在此多留一息，人气旺盛的同时也给两边商铺带来生意繁荣。

  20世纪60年代初，紫藤树虬状主茎直径达一尺以上，枝条向东西延伸更远，名副其实成为了石庄的名胜古迹，相比苏州拙政园文徵明手植的紫藤树还要久远。谁知，民间传出讹言，说紫藤树可以“止疼”“治癌”，远近数十里老百姓认为紫藤树是治身上疼痛的灵丹妙药。有筋骨疼的，神经疼的都赶来攀枝采叶，更有甚者顺便折些枝条带回家储藏，以备后用。

  当年时值动乱年代，附近居民无力阻止，政府部门无人问津。可怜这棵名贵树木几年间被糟蹋得残枝败叶，不成样子，失去了数百年来生机盎然的风采，后经政府抢救性移植，但因仅残存紫藤树主干难以成活，最终惨遭毁灭。

  值得庆幸的是，石庄文人戴斐然老先生，当年冒险将残根挖回，精心培育出两棵紫藤树苗，使这生存于石庄几百年的紫藤树的生命得以延续。现在一颗生长于石庄小学内，主茎已达碗口粗，一棵植根于石庄老影剧院内，也已枝繁叶茂，繁花似锦。

京都通信



初夏

邱芝凡

芭蕾的姿态

□朱朱

  一直坚持不懈地跑步，忽然觉得有点累。早上在跑步机想到一部电影，忽然改了项目，在KEEP里找到芭蕾的训练课程。那部电影里的女孩儿并不算是主角，美丽但不自知，一味讨好并不尊重她的男友，只因男友会跳舞。妈妈总是希望她去考公务员，可她只爱跳舞。她节省了生活费从台湾飞去香港去参加舞团考试，应试时舞蹈是一支兼具芭蕾特质的现代舞。她一边跳着，耳朵里响着那个身形瘦削的教练说的话，“不急不急，听听你心里响的声音，跟着那个声音，慢慢地，往前走。”

  我依然记得那个画面，考试现场没有音乐，电影背景里穿插的是她遭遇到的生活的难堪。女孩儿完全沉浸在自己未来的向往中，阳光从她的指尖流淌过，她舞出了最美的姿态。

  坚持不下运动的人，大多觉得枯燥，尤其是孤独的晨跑，而我在运动时都会戴上耳机，在音乐里畅想属于自己的高光时代，跑得热血沸腾，一整天也打了鸡血

  似的充满了前进的力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忽然觉得这种对自己催眠毫无意义，也时常思考自己的怀疑与踌躇之后，方向是不是对的。越往生活的深处走，从好奇地观望到体会人性最深层和本质的东西，失望之后，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蒋勋的《品味四讲》里讲到衣食住行的美学和哲学，其实运动也有其独有的深意。比如芭蕾，菜鸟经过两天的训练，居然一整天也腰板挺直，原来的含胸驼背一下消失了，几十年爱缩脖子的习惯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。

  断断续续在看《苏珊桑塔格传》，这位走过鬼门关的癌症患者，十赴波黑战场的女斗士，虽然她的性取向备受争议，但她的姿态却毫无疑问地值得赞叹。有那么一瞬，感觉她有点像芭蕾的舞者，真正勇敢的人，都会始终抬着头，挺起胸膛。都具有这种不论何种境遇下都能抬着头的。波伏娃也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只是，她更符合爵士舞，出手有力道。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，是跨栏跑的高手，又天真又犀利。

  我所说的姿态，并不是明星和

  网红的那种经过磨修的图片，而是一种优雅的，对于当下的理解，对生活的包容与原谅。年岁渐长，对天鹅颈，细长腿和小蛮腰已经没兴趣了，目光渐渐趋向于内在。芭蕾看上去轻盈简单，但姿势正确也会疲累，十分钟足以让人出汗。我在想，自己是不是过了那种一路狂奔的时代了，从前很容易被诱惑和打扰，虚弱地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，现在想想，也许很多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都是错的。很多忽略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。闭上眼睛往前冲的时候不管不顾得让自己惊讶。得到与付出，失去与挽留并不能成正比。选择放弃和平静与冲刺同样需要勇气。我想那些能在生活里做到举重若轻的人，跟练芭蕾是一样的，看上去轻盈的动作，从来都需要经历辛苦的训练和踮起脚尖的痛苦。人们觉得美的东西，都是自己所不能的，同样，人们喜欢去追寻的东西，都是自己没有而渴望的。得不到或是失去也不是失败，以成败来定义生活的意义本就是肤浅浮躁的。能否保持一种姿态，才比较珍贵。

心窗片羽

麦收

□桑云梅

  历经一小部分秋日，一整个寒冬，一整个春天和最初燥热的夏天，栉秋风、盖雪被、沐春雨，蒙热气，麦粒，终在这初夏，撑破出细薄的麦衣，圆满成饱满的暗黄，将这灰色的村庄点亮。

  “轰隆隆”的喧声是麦收的发号令。机械化操作从麦田一角开始，收割机从麦田角落处开了道豁口，沿着边角裁剪。隐匿于机器内部下方的切割器深深吻上麦秆根部，束束麦秆依口令听话地列队，源源不断地在输送带上流转。神奇的机器转眼间将麦粒脱下，洒落于右方的纱布袋。秸秆同时被粉碎，由尾部喷吐而出，反哺于大地母亲。舵手永远是站立着的，笔直的麦子是他的敌兵，他自始至终以站姿向敌兵致以敬意。此时此刻，舵手是这亩田地的掌控者。双手牢牢握住两根竖杆，操纵着收割机的方向，舵手使劲将竖杆向上一提，机器的头部便抬起来，转换方向。收割机从麦田外框绕着

  圈，所到之处，麦秆披靡于足下，圈子越绕越小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大三角形，直至小三角形，最终，整块麦田臣服于舵手麾下。麦茬留恋大地的温暖怀抱，颗颗散布着，成了板刺儿一样的田地。

  协作者轻巧地上下于收割机右后方的小平台，小平台搁置着纱布袋，对口等着管道口洒落而下的麦粒。不时，一些调皮的麦粒流落于平台之上，他用手将它们归拢一处，捧回纱布袋。袋子一装满麦粒，他迅速将袋子放到田里。田主总会在田里耐心等待着，等待着一场与麦粒的美妙约会，一见沉重的袋子落地，便欢喜异常地迎将上去，拎至田边。打开袋口，瞧瞧土黄土黄的麦粒，还掺和着很少一些同样土黄土黄的麦叶。田主脸上写满笑意和欢欣，抄起一小把，细细摩挲，粗糙的皮肤纹理契合着同样粗糙的麦衣，发出细屑细屑的小声。

  机器撕咬着麦秆，麦屑不时随风扬起，阳光下，大大小小的碎末似乎闪耀着星点美妙的土黄色光芒。

  空气中弥散着麦秸特有的清香，淳朴而又成熟的清香，若不仔细，你是闻嗅不到的。燕子剪刀似的尾巴在空中划着优雅的弧线，喜鹊稍显笨重的身体似乎让它飞不太高，黑鸟最是热情欢腾地来去，它们啄食着地里剩下的新鲜麦粒和多样虫子。精灵的它们，哪里在收割，就在那里飞翔、驻足，全然不顾机器的轰响和围观的众人。还有些不知名的鸟儿们、虫儿们轻声吱啾鸣叫，集体附和着麦收的节奏和韵律。

  田主忙着将满满的收获一袋一袋地拎到田埂上，老乡们围着，谈论今年的收成，还有张家长、李家短。和老乡们一道，一边细细唠叨，一边轻轻踩上麦田。细碎的麦秸如此柔软，让人心中装满美好；残剩的麦根不时咯着浅薄的鞋底，戳上裸露的皮肤，却还是让人心中盛满踏实。

  光阴便是这样轻盈地流淌，幸福便是这样简单地酿造。脚底有着这样的土地，身边有着这样的乡亲，或许，丰盈与满足便是如此吧！

乡土风情